

记忆档案

拾陆号

壹

作为翻译，现场见证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

1946年，由美、中、英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并于1948年12月23日最终宣判，中方要求判决的7人全部执行死刑。这次审判史称“东京大审判”，也被称为“世纪大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法官梅汝璈亲自参加了这场审判，见证了日本甲级战犯的末日。许多人都知道，向哲浚是湖南宁乡双江口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名湖南人堪称东京审判的幕后英雄，甚至可以说在背后指挥了中国人的东京审判，他就是时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朱世明。在担任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期间，朱世明还做了一件影响日本政坛格局的大事，断送了现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的首相梦。

朱世明生于1902年，是湖南双峰县蛇形山镇人，早年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堪萨斯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驻美使馆武官、外交部发言人，还时常充任蒋介石的翻译和特使。1945年9月，他作为中国受降主官徐永昌的翻译，在东京湾的密苏里战舰上，见证了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的历史性时刻。抗战胜利

不久，蒋介石钦点朱世明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似乎天生是为这个位置而生的，因为他精英语，谙军事，长外交。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1949年曾在驻日代表团任朱世明的随从副官。在黄仁宇的印象中，“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



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左）和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倪征燠。

东京审判的幕后英雄 解密日本绝密文件

湖南人朱世明，葬送鸠山由纪夫祖父的首相梦



东京中国驻日代表团举行宴会，朱世明将军（中）、何世礼将军（着西装）、黄仁宇（立于门口）与来宾握手致意。

贰 说服麦克阿瑟，开放日本绝密档案

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并不直接参与东京审判。但作为中国驻日最高代表，他可以节制除梅汝璈之外的任何中国驻日文武官员，同时他作为盟军对日管制委员会委员，是代表中国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交涉的唯一对手。他的这种身份与地位、传奇经历与广泛的军政人脉，给中国检察官与法官提供了非常及时的巨大帮助。

1946年3月31日，朱世明飞抵东京时，正是中国检察官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朱世明亲自出面，说服麦克

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档案，使得中国检察官从极度机密的日本政府文件中，发现了战犯们不可狡赖的第一手罪证。朱世明到东京后，也几乎天天与中国检察官、法官会面。作为连接中国最高统帅和盟军最高统帅的中国驻日最高长官，他时刻关注东京审判的进展，并对中国检察官与法官在东京审判中应该采取的立场、策略、战术起着请示汇报、指导定调、交涉协调、排忧解难的巨大作用。没有他的居中指挥协调，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

叁 明确反对鸠山一郎组阁，断送了他的首相梦

在担任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期间，朱世明还做了一件影响日本政坛格局的大事。

1946年上半年，日本进行了战后首次民主选举，现今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参加了首相竞选。鸠山一郎所在的自由党当时崛起为日本第一大党，鸠山一郎当选该党总裁。鸠山一郎力主日本建立自主宪法、自主军备和自主外交，被视为战后日本鹰派代表人物。

就在鸠山一郎以为首相之位唾手可有的时候，以朱世明为首的中国驻日代表团明确反对鸠山一郎组阁，朱世明及时向驻日盟军总部及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书面表达

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这一正义立场。而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个人也不喜欢这个能力出众、思想激进和不太听话的政客，只是他不好直接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不过他有对付鸠山一郎的办法，因为鸠山一郎在任文部相时“曾辅助军国主义政府”，压制反法西斯言论，虽然够不上战犯与判刑，但也属于应该被盟军“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当时已有20万名军国主义分子因为遭到盟军“整肃”而被“剥夺公职”，这样一来，鸠山一郎实际上就被盟军剥夺了当时组阁的资格，虽然8年后鸠山一郎卷土重来，但朱世明的确开了中国人左右日本政坛格局的先例。

肆

称自己有“湖南脾气” 公开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

朱世明常直言不讳称自己有“湖南脾气”，而且自豪地引为美德。他曾经公开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还默许自己的下属追求进步。按黄仁宇的观察，“他同情共产党”。

冰心在自传中透露，吴文藻和她夫妻二人经常与代表团中的中共地下党谢南光一起秘密研读毛泽东著作。事情暴露后，他们被迫在1950年辞职。但离职后归国一时不能，返台更不敢。进退两难之中，他们求助于朱世明与新加坡报业巨子胡文虎之子胡好，取得《星报日报》

记者的身份，才得以在东京继续居留，一年后绕道香港回到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在日本叶山开会时，有人提议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些人怀疑是吴文藻率先提出来的，但冰心在自传中只字未提有此事）。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谰言代表团中有人想阴谋造反，此事与朱世明的思想倾向和纵容有关。为此，他遭遇了蒋的信任危机，被蒋召回台湾。但朱世明死活不承认有此事，终使代表团中的进步人士免遭不测。

伍

蒋介石女婿策反未成 客死日本

中共人士吴克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派出陆久之自香港偷渡到日本策反朱世明率驻日代表团起义。陆久之是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女婿，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的叔父陆聚吾在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通过他的安排，陆、朱二人多次秘议起义之事，但朱迟迟下不了决心，返回东京不久，又被迫辞职，起义之事攻败垂成。

起义未成的朱世明，晚景非常寂寞凄凉。归台不能，去美与家人团聚又不成。最后他只好栖身日本，起初与代表团中几个被解职的手下共同成立了一个叫龙根的贸易公司度日，但这个公司也只维持了几年就失败了。1965年，朱世明于郁郁寡欢中客死日本，享年63岁，身边连一个为他送终的亲人都没有，给他操办葬礼的是他在日本共济会中的兄弟。■文/秦史黄

点评

个人的优点无法对抗命运的安排

写完此文，我想起那句让人不胜感慨唏嘘的话：个人的优点无法对抗命运的安排。朱世明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我注意这位据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颇有传奇色彩的老乡很久了，只是关于他的资料太少。最近看黄仁宇的长篇自传《黄河青山》，书中不仅提到他的这位老上级，还配了朱世明与夫人的图片，并说朱世明早年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堪萨斯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这是关于朱世明留美身世我读到的权威说法。 ■秦史黄



《我本顽痴》 王刚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做买卖

记得1961年，长春的冬天特别的冷，我之所以感到特别冷，大概是因为我们肚子里油水太少的缘故。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好吃的东西，可是太贵了，一般人买不起。有一天，邻居刘家的老二突发奇想，要拉我们一块去挣点钱。因为要过年了，刘家老二说，咱们胡同拐角有一家小商店，卖香片，一盒100张，卖3块钱；而市场上零售，5分、6分都有人要。所谓香片，也就是烟盒大小的卡片，上面印着各种花鸟人物，散发着一股香味，人们可以用它当书签，或

当现在的贺年卡用。

据刘家老二探得的消息，这种香片似乎只有这家小商店批发着卖，别处根本见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卖香片。做买卖需要本钱呀，万般无奈，我跟爸妈撒了一个谎，说下学期的学杂费要提前交纳。妈就给了我3块钱。3块钱正好买一包香片。

刘家老二要带我们去附近的五商店街边去卖，我却坚持要奔二商店，因为那儿离我家和学校都较远。那天，天早早就黑了。还没吃晚饭的小哥四个，急忙奔了二商店，在一个大橱窗前面，一字排开。地上铺了一张破报纸，我把那100张香片铺成一个扇面。

我压低帽檐，低着头，蹲在地上看一双双来回走动的脚。我始终一声不吭，而我两旁的小伙伴们却大声地叫卖起来。“快来买呵。喷喷香的香片，只卖5分钱一张了……”他们的叫卖真的产生了效果。有一两个人在他们跟前停下脚步，眼见着人家的买卖开张了。报纸上的一张张香片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我眼红了，可我还是张不开嘴。

当人家报纸上只剩下十几张香片的时候，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一阵阵冷风向我袭来，我的身子开始发抖，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快买香片啦，3分钱一张！”转瞬

间，眼前一张香片也没有了。有人在我后面踢了一脚，回头一看，是刘家的老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说话声哆嗦着：“你想干啥呀？你他妈的，不说好5分钱一张吗？”

我没回嘴，只嘟囔了一句：“我想回家。”当晚，我挨了爸爸一顿胖揍，因为爸爸听邻居家的同学说，学校根本没让交学杂费。爸爸问我拿钱干什么去了，我只好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却对不上数了，差了好几毛钱。我想，大约是我急于回家，没有收净，或者被某些顾客给坑了。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做买卖，也是唯一的一次。 (3)